

真要用功。也何必定要明年。不如儘這未完的一月之內。把一切課程的帳目。弄一弄清楚。準從下個月的初一算起罷。再仔細想一想。我這事情。就是誤在這點思想。瞎計算上的。到頭來算罷。不清。想也想不到。何必定要弄什麼初一月半的形式呢。老實說一句。要用功。還是今天把心思靜一靜。從明天起。就利用罷。這是從大數算到小數的法兒。

算來算去。還是離不了「從明天起」四個字兒。讀書這樣。做事情也是這樣。甚至教品立行。改過遷善。也是這樣。統而言之。逃不了「從明天起」四個大字。

我寫到這裏。我真個發起十七八丈的無明火來了。我恨不得立刻拿自己的身子。戳上十七八刀。要洩「從明天起」四個字的病根。但是光火了一回。究竟也沒有那麼一回事兒。臨攔筆的時候。我想到。從做完這篇「從明天起」的小說以後。我決計立刻把這「從明天起」的一樁毛病。根本革除了。然而到了這個時候。我又倦了。不知不覺的想道。今兒晚了。究竟不能算數的。還是從明天起。決不再說「從明天起」的一句話罷。

### 教育家的嘴也(續)

佛影

。炙了長久。好容易炙停了。張先生自己一摸。這行果然不見了。把嘴上一歪扯上一扯。果然方便了許多。三時間歡喜起來。學着演說時候的口氣。拔直了喉嚨。喊了一聲「諸君呀」。只覺得字正腔圓。十分響亮。分明和半個月以前一般無二。張先生這。喜歡。簡直像新年初一。接着一大總統特電放了教育總長一般。當下少不得重謝了這個醫生。送了出去。

明天張先生從床上爬起來。拿面鏡子一瞧。不覺嚇了一大跳。原來那「嘴」一夜工夫。已紅腫的像猴屁股一般。要待張開來時。憑你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休想移動得半分毫。這時不要說演

說。連飯也不能吃了。張先生登時氣沖牛斗。正待去找那醫生想和他理論。忽見郵差送進一封信來。張先生拆開一瞧。原來就是昨天那醫生寄來的。只見上寫着。

某某教育大家鑒。昨晚先生之尊嘴無恙耶。荷如鄙人預料所及。則先生今日之早餐已與先生尊嘴告別矣。夫先生今之教育大家也。先生之所早提而暮倡者職業教育也。然我聞諸世之從先生遊者。當其未受先生之教育也。固猶有吃飯之能力也。及其既受先生之教育。既習先生之所謂職業焉。而於是不特無職業。亦無飯可吃矣。哀哉先生。其亦知之否耶。鄙人昨日欲為先生封其尊嘴而不獲。固不得不以炙熱之道還敬先生。蓋我之炙熱亦猶先生之職業也。今先生固知先生之嘴也。已因我之炙熱而不能吃飯矣。然亦嘗念及他人之無數嘴也。亦嘗因先生之職業而不能吃飯乎。休矣先生。願先生後此對於嘴也問題稍加研究。勿徒顧自己之嘴也而不顧他人之嘴也也斯可矣。此順頌頌安。某醫生上。

### 祝辭

黃漢盛蘭隱

小說日報。繼續出版。宏篇巨著。大有可觀。爰集古人詩六句。上嵌小說日報萬歲六字以祝之。

小園花暖蝶初飛

說詩曾記夜連牀

日長花氣撲人衣

報曉寺鐘聲斷續

萬紫千紅總是春

歲歲金河復玉關

(却酬)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壬戌年十月十九日

星期四

# 小說日報

第五號

第五號

今日張三售大洋三分

本社設上海交通路一三號

電話中央六五七九號

印刷者明刷所上海派路八九號

發行主任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廣父

廣告主任

嚴美孫

##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自宣布出版預告後外埠諸君多有以空函索閱者惟本報此次繼續出版並閱本報二天諸君接報後務望查明本報定報章程趕即寄款預定俾得繼續將逐日之報寄呈遲則恐有殘缺不全之恨外埠滙兌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以示優待特此奉白即希垂鑒

##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每日每行大洋六角中縫同普通長行每行四角後幅短行每字四釐長期面議

##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一張(可用一年)全年大洋十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二張(可用二年)此項廉價券利便極大書券有限此券無限制持券購書照行批發以六折收價(無須另加運費)惟本報既屬日刊性質存報一經售罄決不再版諸君欲得首尾完全之報務祈速定勿失良機是幸外埠諸君不遠千里購報者請向郵局代售處定購以免誤事此佈

##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崛起為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性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風行可卜各埠派報社來既熟按每屆月終結算不得拖欠(如滙兌有安實商家担保則一月亦無須先惠報費)二介紹辦法此項辦法專為各埠同志愛閱本報者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者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為準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 近代小說名家小史

徐天嘯枕亞

(廣父)

虞山徐氏昆仲天嘯枕亞。以詩文名大江南北。尤工書法。天嘯書如天馬行空。不可捉摸。枕亞書則秀而文。婉婉如處女簪花。書體不同。而各盡其妙。海內人士得其寸紙尺幅。視同環寶。而天嘯則兼治金石之學。鐵筆蒼勁而樸茂。尤見珍于世。方辛壬之交。中國革命期內。昆仲同時入民權報社主筆政。枕亞專力于說部之文。欲以神言為易俗之利器。天嘯則著為社說及評論。所以振發憤。啓迪人心者。其有功于社會國家之改造。咸非淺鮮云。而民權報遭袁氏摧殘。諸同志皆風流雲散。枕亞乃創月刊曰小說叢報者。自主其事。而天嘯及衆文人助之。銷數大盛。方是時。世之言小說者必於叢報。蓋自中國有小說雜誌以還。商務書館之小說月報。實為之倡。而叢報則列之第二。後起者雖衆。無能抗也。顧未幾而叢報內部。有意見衝突。天嘯先去桂入粵。置身軍界中。枕亞則醉心說部。誓終身以爲業。乃脫離叢報。而別創書局曰清華。雖資本短促。未能大盛其業。而社會人士之崇仰枕亞者。日日盼其新著不鮮。每一編出。則爭購一空。今枕亞所爲書有達數十餘版者。其盛況可想見也。昆仲雖寒士。而疏財仗義。喜急人急。經營十數年。迄無所蓄。其高義熱情。有足多者。天嘯性剛傲。不爲威屈。不爲利誘。自其在粵時。主大同日報事。銷數爲粵報最。故其言論常有左右社會之勢力。卒以軍閥壓迫。

不久即復解散。而天嘯亦自此灰心世事。不復以進取爲念。返滬後任青年會國文教師。公暇輒與枕亞沈湎于酒。每飲輒醉。醉則拍案高談。不可一世。枕亞素靜謐寡言笑。顧亦使酒。酒醉。狂態乃發。與平時如出兩人。昆仲相對。斤斤較量。無稍假借。見者不知其爲兄弟也。某年秋。枕亞醉歸。墜于車。其故鄉某日報。佈專電曰。小說家徐某。以醉墜馬死。蓋際于枕亞者所爲。而舉家譁駭。至發電詢問。既知無它。乃止。亦奇聞也。家事多拂逆。昆仲處無可如何之日。益復自放于酒。而不知老至之彌速。今二人皆在壯年。而天嘯心志皆灰。終日惟兀坐。不聞世事。雖親戚故舊。或不能與作竟夕談者。枕亞始患鼻病。不能辨臭味。久而益劇。識者謂根于腦症。則處境逼人。與藥之方致之。且枕亞夙喜弄文翰。作小說。小說則多屬哀情。其情本哀。而筆復足以濟其哀。故其文能感動一切。讀者爲之淚下。顧今已無情可哀。行且輟筆。不復爲文事矣。兄弟皆異才。乃所遭逢。多不偶。以輒而至于自棄如此。是可悲也。

許廣父曰。余交昆仲久。十餘年來。未嘗以意見參商。蓋相知之雅。雖骨肉不足過也。余與昆仲皆文人。余慕昆仲詩文甚深。而昆仲亦以余文有可取材處。然此都無足道。余獨欽昆仲之累處拂逆。而益修厥躬。且其出處之慎重。交際之肅誠。有非淺薄之世。所得數數觀者。而昆仲所行。若合符節。惜吾書標曰小史。不及舉其詳。僅述其大略如此。

## 小說

長恨天起

徐天嘯



我生平吃虧。就在「從明天起」這四個字上面。

譬如我年輕的時候。性情頑皮得很。一天到晚。只是頑不夠。鎮日也不想讀書。因此我的進步很遲緩。但我並非怎樣愚蠢的人。我的見解。是很敏捷的。我也知道我的境況很不好。我一出學堂。就得自己去掙飯吃。倘使沒有一點真本領。誰肯來請教我呢。因此我常常自己警策道。我要用功才好。我必得用功才好。當我覺悟的時候。我的心中就憤憤到了不得。恨不得立刻將從前荒廢丟棄的課程。當時補習起來。但是我荒廢的課程很多。究竟該從那一種補習起呢。或是同在一種之中。這該從那一編那一章入手呢。像這樣以心問心的。鬧了一陣。又是一陣。直鬧得面紅耳熱。心煩意亂。同時還把這一本翻翻。那一本看看。弄來弄去。徒然費了許多腦筋。究竟一句一段。也不會看得。我的精神。却又疲乏了。我不免發起很來。切齒憤言。道。今兒橫豎來不及。且去頑了這一天罷。用功的事情。一准從明天起。

雖說一年有三百六十日。這等覺悟的日子却很少。難得碰到了。一次覺悟。又都給「從明天起」四個字兒。撇過去。到了明天呢。早又把覺悟的景象。完全忘記了。偶然記得了一些。仍是東翻翻。西看看。想這樣。想那樣。想了一陣又一陣。不知不覺。這昨天的明天。風也似的過去了。到了這個時候。我不免又自警道。從明天起。

明天雖是天天有的。我的年歲。却留不住這個明天。但覺明天復明天。明天的明天又明天。如次幾個明天。便輕輕鬆鬆的過了一月了。但這還是小範圍的。後來把明天擴充起來。甚至把明天兩字。改成了下月。後來又把下月兩字。改成了明年。規模越大。日子也格外的容易忘記。我的光陰。也格外的過去得迅速。

除了明天下月明年之外。也沒有許多同性質的時期。像端陽啊。中秋啊。冬至啊。這些關於節氣的日子。也有和明天下月明年等具有同等的作用。不料到了辛亥這年。民國成立。把陰曆取消了。

。改用陽歷。到了後來。陽歷雖然改了。陰歷却仍不能廢。我這「從明年起」四個字的作用。却越發大了。譬如先過那陽歷的年。在未過年之前。我就說道。從明年起。這明年兩字。分明是照陽歷說的。但是到了陽歷的一月一日上午。整整睡到十二點起身。下半年又跟了人。去頑了半天。到了晚上回來。這明年的第一日又過去了。我到了這時候。一定還要跌足痛恨道。唉。真是該死。怎麼又忘了。其實也不是一定忘却的。我確記得。當我頑得開心的時候。兀的肚子中轉着無數的念頭。總要履行這「從明年起」的一句話呢。然而經過種種的障礙。這履行兩字。究竟也不過成了一句空話罷了。於是乎我的悔心。又發現出來。悔心一生。少不得又自言自語道。光這麼急急。也沒什麼用。好在陰歷年關。也差不多了。我還是從陰歷的明年起罷。不光是年啊。每月也還都是這樣。過了陰歷的下月。就說從陽歷的下月起。到了陽歷的下月。又想還是從陰歷的下月起罷。

有時我恨極了。自己拿起手掌。很命的敲了一頓老大耳刮子。發狠說道。我不等明天了。還是今天。……即時。……即刻。……即分。……即秒起罷。於是東翻翻。西看看。想這樣。想那樣。鳥亂了一陣。結果還是自己勸自己道。唉。這一下子那裏弄得明白呢。不如儘今兒這一天。想他一想。想出一個確手不拔。一定不易的定理來。牆壁上寫一張貼。日記上寫幾行看看。千萬不要再誤了。至於實行之期。究竟還得從明天起。

明天積得大多了。索性從下月起。下月積得又差不多了。索性從明年起。甚至明年積得算不清楚。索性揀那逢一逢五逢十的年頭起。在這些年頭中間。還得照自己的年齡算算。過了二十歲。說從二十一歲。過了二十一歲。說從二十二歲。這是從小數算到大數的方法。有時自己性急起來。說道。逢五逢十的算年頭。究竟忒慢了。一準還是從明年起罷。仔細一想。像這樣一年一年的算來。究竟也沒有一年能幾實行。豈不白白的把大好光陰送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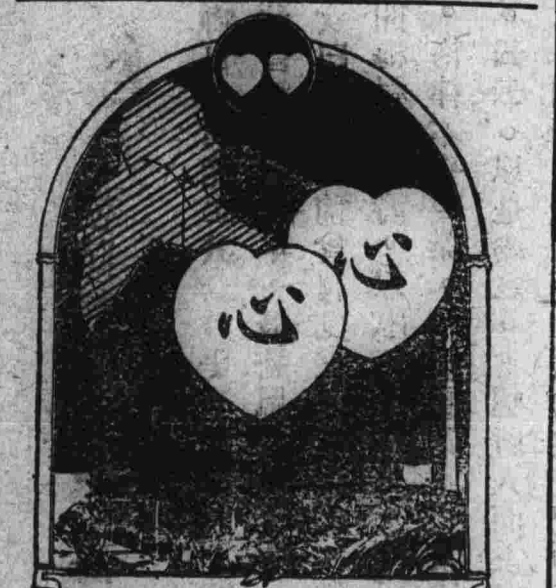
編人老峯龍  
定鑒生先亞枕徐山虞

### 十六名家文選

此書選古今名家文選，共十六卷，每卷一冊，定價大洋五元。內容豐富，文辭優美，為文學愛好者之必讀。發行所：清華書局。

### 天嘯殘墨

天嘯殘墨，為著名作家之傑作，內容精彩，引人入勝。定價大洋五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話電 六六四四  
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  
口街平望

### 枕亞傑作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斤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局  
石印 每冊大洋一元  
金章 每冊大洋二元  
石印 每冊大洋一元  
金章 每冊大洋二元

### 後之衣列傳

此書為雲間韓太仙所著，內容精彩，文辭優美。定價大洋五元。發行所：清華書局。

###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  
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七〇

### 小說季報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得後之零價一結四讓長面本  
買人價購格元束集塔篇金報  
謂一凡二詢中記如字一二  
予得集角為材等涵洋三  
不信或購茲有篇秋裝四  
請味一集二酬共形為遠集  
嘗深百三報豐文編現  
試萬仍四愛富情配短出  
之大言照全閱所並應各  
總堪左定集諸版有茂因篇  
發行消右價者君各不之都  
所遺絕計實起種可神係二  
清謄妙算價見原篇得新十  
華世好諸二特每無之淚撰  
書世辭君元定冊不作痕述  
局宜茶以四一冊亮而枕就  
樂貨餘至角便價亮而枕就  
酒廉惟宜全第亞中布

### 中國偵探談

偵案之七探君生不中先作遙坊  
探者前萬一乞面人國生中譯間  
之尤所言篇將現手偵以偵西行  
軌為鉤行其本探案自探集偵  
範奇之玄世最局款發實小從探  
亦詭一案以近局款發實小從探  
可作篇隱隱所又行驗說有類  
小名愈觀著一小以之者有以  
定說中出者名再說來情自以  
價觀國愈全申商界社事會天  
七角偵奇書國請別會著天  
角作探較共偵開莫成偵案自

### 枕亞傑作 浪墨

所八定初愛編值視碎編枕  
清角價集讀為可集真心出先生  
華四六六枕三知版謂的不生文  
書集九定文四集特以有結而道  
局卷角價集集集行皆品走德  
定三洋無印年銷香零浪墨  
價七角同出年達詞玉碎  
大洋卷續聲世來數不玉書  
八角價集歡過以得萬整初為  
發大四迎士之冊初為其仰  
行洋卷也林作價集大零

### 明星出現

處閱誠一梅狂嬌為便發蘇  
蘇全星無廣騰指於行州星  
州期聊變嚴嚴雲訂出報  
門期客家美紅雲文至為  
外息諸孺孫君小烟字十五  
洋之良君君青橋博擇號五  
市名家珥君博青橋博擇號五  
星角之七家珥君博青橋博擇  
報不不可有均高應編精篇  
館在著波綺編著述優玲星  
內看刊秋規雙變美瑞期  
定也刊秋規雙變美瑞期  
報定載林逸若愛無比小

### 玉梨魂

是止二用不喜心有為此  
書後百五可閱著自來書  
▲洋價購十號不哀作來書  
▲洋價購十號不哀作來書  
▲洋價購十號不哀作來書  
▲洋價購十號不哀作來書

### 玉梨魂

言口碑廣來書經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 介紹畫家

吳縣周喬年先生筆墨高古山水尤  
為擅長其在京名噪一時聲價之  
高無出其右今來滬上世有畫癖者  
幸注意焉茲附潤例於後 扇册三  
元 立幅三尺九元 四尺十二元  
五尺十六元 六尺二十元 收扇  
處上海各大扇莊介紹人龐萊臣趙  
子雲嚴美孫

### 雙鬢記

是書原名棒打鴛鴦錄  
為枕亞傑長篇小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與友俞  
天價君逐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茲將評語  
諸君欲知評語請向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  
歎嗟諸君盡興乎來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 蘆花詩話

古越蔣著超先生今之時學  
大家也先生曾著有蘆花非  
詩話一書久已膾炙人口端  
倪會披露于民權素後乃印  
成厚本發行以來風行一時  
此書現歸本局代售書利無  
多購者從速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雙雲記  
(二)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前至某姻家。見壁上懸有屏條。係寫吳梅村詩。愛而記之。故以書聯也。問能記其全首乎。曰能。因背誦曰。千草喬木俯晴川。高閣登臨雨後天。明月笙歌紅燭院。春山書畫綠楊船。都超好客真名士。蘇晉繙經正少年。最是風流揮玉麈。煙霞勝處着神仙。父喜曰。汝之記問。可謂佳矣。道書篋中有梅村集。汝既愛其詩。可取而誦之。女曰。金哥前曾言其父健若伯父。酷喜梅村集。渠亦曾涉獵及之。惜伯父往雲南。帶以行。阿父既有此書。幸矣。兒當與金哥同觀之。聞梅村先生詩。以歌行為最上。頗可頡頏香山長慶。未知然否。父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梅村集。有云。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爲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韻協宮商。咸均頡頏。一時尤稱絕調。其流播詞林。仰邀睿鑒。非偶然也。云云。以是論之。當駕前人而上矣。子與金生能寢饋其中。所造必可觀也。於是二人又相與研究梅村詩。有時高歌朗誦。亦或恬吟密詠。朝斯夕斯。不知厭倦矣。祝師亦喜誦梅村集。因謂二生曰。江左三大家。雖並名於時。若論人品心迹。則太倉賈高出合肥常熟二公之上。梅村之出。實以被薦迫逼。二親勸駕。恐一違朝命。或遭不測也。其後暫出卽歸。閉戶著書。絕不繫心臚仕。今讀其投贈督府馬公督。及自歎一律。有足悲者。因檢出是詩。爲二生誦之。案梅村之出。係馬督周柱所薦。其贈詩第二首云。十年重到石城頭。細雨孤帆載客愁。累檣久應趨幕府。扁舟今始識君侯。青山舊業安常稅。白髮衰親長遠遊。慚愧薦賢蕭相國。卻平只合守瓜邱。自歎云。誤盡生平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松筠敢厭風霜苦。魚鳥猶思天地寬。鼓枻有心逃甫里。推車何事出長干。旁人休笑陶宏景。神武當年早挂冠。蓋梅村於乙酉歲。南中召拜少詹事。僅兩月。與馬阮不合。遂拂衣歸里也。祝師吟誦二詩。恒歎歎欲淚。於是二生益敬梅村之爲人。而愛重其詩。

評

雙熱曰開篇以一絕句提綱。更以十數句之短論。楔出下文。頗極匣劍帷燈之致。凡善作畫者。著墨無多。渾寫大意。作者之寫意。正復似之。看他只以三數行做個開場白。文情則若隱若現。文筆則不蔓不枝。以視人之開口說話一車者。轉嫌辭費矣。二人登場。敘述亦極簡括。說得乾淨。交代得明白。

是雅士。夫吾人之愛詩古文辭。愛其古雅也。譬諸看花者。偶然於一覽無味之萬紫千紅中。尋得梅花一樹。末有不覺其色香之彌萬者也。此同別開生面。偏是宦家子女。偏是解詠耽吟。則閱者之視雙雲。梅花不啻也。我唱儂歌。人胥爾雅。行間字裏。墨亦生香。作者以特殊的色彩。爲雙雲寫照。倘閱者於此等處。輕易讀過而不能著眼者。必其人亦俗不可耐者也。

。令尋常小說家寫之。不免累累壓壓說個不了。千篇一律。幾成印板的諛辭。則我殊佩服雙雲記作者之不落恆蹊也。

木報微稿

**本報稿**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賜誠歡迎特訂條例現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百字為限雜組欄每則最長不得過三百字愈短愈妙（二）酬報分甲乙丙三等甲每千字四元乙等二元丙等一元附注篇末（三）來稿須繕寫清楚每行二十八字連式字雖有佳稿亦從割愛（四）來稿須受酬者須開明住址簽名蓋章如僅簽名而不蓋章即作不受酬論（五）來稿概不發還其附有郵票及受酬者須開明住址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七）如有鈔襲之稿為人告發酬金即轉贈告發之人

裝訂成帙者不在此例（二）酬金每屆陽曆月終向本社會計處領取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七）如有鈔襲之稿為人告發酬金即轉贈告發之人（八）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世上有點姿色的女子。就是一件頂有價值的貨色。那倒不足爲異。却不料蔚珠的手段。更是利害。他所往來的人。十個中倒有九個是官家人子弟。而且一個個都還把他當作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時髦女子。只要略許有點交情。這些人就自命爲他那惟一的情人。這等心思才力。在平康中原也不足爲奇。如今偏偏出在人家閨秀。這却是不可多得的。再說這時陸春帆正跟着他的叔子。在南昌當什麼差使哩。春帆是專講狹邪。不務正經的人。聳轂之下。有了這樣人才。他焉有不知之理。不上幾時。這春帆却也入了牢籠。做起他的入幕之賓來了。那時候。蔚珠正在大交紅運。往來的人。既然全是貴客。這春帆却也佔不到頭等面子。只不過片面的交情罷了。春帆是久在脂粉隊中要強好勝的人。怎肯落在人後。因想出奇制勝。做一個獨占花魁的秦二官。偏是天不從人。事與願違。他那叔子又奉委調到別處

## 九

東越許廬父著

去了。從此他們倆。竟有好幾年不得見面。好在這兩位都是多情廣的人。一旦分離。自然各走各路。差不多就可以說他們一句。完全沒有情況罷了。直到四五年後。春委的叔子。放了江蘇省的藩台。春帆沐着餘蔭。也得了一個巡警道中的科員之職。他那裏會弄什麼公事。每天只上衙門去。畫個卯兒。就約了一班無聊的同事們。或是藩台衙門中一幫人員。天天都在本城堂子裏混鬧。況且他的聲勢力又大。脾氣又闊。動不動就講打人。弄得這班妓女龜鴿們。一見了他。就把眉頭攣得攏攏的。私地裏甚至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花花太歲。這春帆的威風。也就可想而知了。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春帆剛從一家妓院吃醉了酒。七衝八跌的。跑出門來。走到馬路上。一陣微風。劈面吹來。吹得他酒氣上湧。兀的禁不住大吐起來。吐得馬路上污了一大塊。剛巧一個妙年女郎。手提皮匣。足登革履。緩

緩緩地走了過來。見是這樣。就老遠的繞了一個轉身。想要避去春帆。却好正觸了春帆之怒。大聲喝道。兀那女子。怎的不好走路。偏要犯這麼一個圈子。你不是有意避我麼。那女子聽他這般無禮。明知他是酒後胡言。但因當着許多人的面上。有點下不來面子。便也罵了一句。可惡的酒鬼。自己喝醉了黃湯。却在馬路上。混放他娘的什麼屁。春帆聽了。恰又找着一個題目。索性追將上去。向那女子身上。接連吐了幾口。吐得那女子滿身都是酒污。急得他滿臉通紅。幾乎要哭出來。當有春同帆伴的人。忙忙把春帆拉住了。催那女子快走。那女子一面拭那衣裳。一面還在那裏噉噉咕咕的罵人。可笑兩人鬧了半天。大家定睛一看。不覺齊齊叫了一聲阿呀。春帆便大笑說道。我再也料不到。會碰見你的。那女子也轉怒為笑。說道。原來是陸哥哥。真是巧遇。却怎麼又喝得這麼醉法。當下春帆告

## 十

東越許廩父著

訴衆人。這就是南昌老友史蔚珠女士哩。此時春帆的酒也醒了。重新邀了蔚珠。同到一家西菜館內。坐了一回。彼此訴說別後的情緒。倒也有點感傷似的。春帆問趙蔚珠。幾時來蘇。現在做點什麼事情。蔚珠回說。娘在南昌和人打官司。那邊立足不住。是去年帶我搬到這裏來的。現在得了一個親戚的介紹。在一家小學堂裏當國文手工教員。薪水只得二十元。却還不敷生活。母女倆却是艱窘得狠。春帆聽了。立刻開了皮夾。送了二百塊錢給他。叫他拿去零用。蔚珠見他這般豪爽。怎不喜歡。又聽說他的叔子做了藩台。他自己又當了差使。格外的要巴結他。少不的一陣米湯。灌得那春帆神不清起來。當時他們也等不得一天兩天。即刻惠了菜帳。就到一家旅館內。開了一個房間。兩人整整的談了一夜。從此春帆又在他家走動起來。蔚珠也真有本領。自從看準春帆是一個頂上戶頭。立刻把別的







# 雜俎

## 漢唐秋柳詩箋

(五) 鵝樓樓主述

第三首。首句從東風說起。追憶金陵全盛之時。六朝金粉遍地繁華。次句拍合秋字。以見今日景物之蕭條。殊堪太息。三句言南朝花事。轉瞬已盡。四句言宮中同伴。屈指無多。此二句專指江南而言。(中四句皆指江南而言)五句言偶逢一二南來舊侶。莫不涕零道故。六句言南朝舊事。不堪重聽。村夜西烏。且莫再囑矣。末句以枚叔對此蕭條光景。能無慨然與感哉。

第四首接前首疊用花事盡。昔人稱。皆愁侶。素心遠字樣。以反跌出桃根桃葉句。意謂當年舊遊。星雲散。而始終相依者惟吾兩人耳。第二句言至今日所見零烟衰草。極目秋光。第三句言秋娘雖老。風韻猶存。尚自旖旎向人。第四句想像當年青春時候。同居深宮。兩情繾綣。更當丰姿絕世。第五句迄今新愁帝子。更增今日之悲。此句指金陵而言。第六句舊事公孫。徒深昔年之感。此句指洛陽而言。七八句回憶當年歌舞之地。兩人晨昏相依。聯翩逐隊。正如楊柳松柏。艷映夕陽。悵望前塵。不可復得矣。

## 蘇文瑣記

秋亞

戰國時以一鎰爲一金。漢時以一斤爲一金。不然。家累千金。何足爲富。而史記屢言之也。

唐開齋筆記。今人論詩韻。多極詆訕。不知沈所撰四聲一卷。亡之已久。約之後隋陸法言撰四聲切韻。唐孫愐撰唐韻五卷。今並不存。存者。宋之廣韻。及禮部韻略。嗣有平水劉淵。仍禮韻

而通併其部分。至元黃公紹。仍劉韻而廣其箋注。最後有陰氏兄弟著韻府。取各韻書大加刊削。頗多遺漏。然自明初迄今。相沿用之。學者即以爲沈韻。不知實爲劉氏本而陰氏承之也。按此則殊足爲沈隱侯止謬。

## 趣話彙錄

眉子

明世說。江南某相國語所親曰。酒色財氣。不意近奉吾門。或請其故。相國曰。大兒好飲。次兒好貨。三兒好色。老人訓之不聽。惟有怒氣填膺而已。噫。今之富貴家。子弟習於游惰。其能免四者之交集者幾希矣。

崔護去年今日一詩。套者衆矣。市有售油炸麻花者。一女頗丰致。士人見而悅之。日至其處購麻花。非愛麻花。愛秀色也。逾年女適人。售麻花者尙在。士人再經其地。不禁有崔護重來之感。因戲套前詩云。去年今日此門過。人面麻花相對撲。人面不知何處去。麻花依舊下油鍋。

## 盤語拾遺

東海三郎

曩閱某報。有紀盤語二則。其一云。世俗議婚。往往有欲先見新婦者。或彼此兒女幼小。則未及納采以前。強令其母率女往婿家答拜。此極天真爛漫之情景也。有人戲爲一詩云。女兒嬌小貌如花。妝罷隨娘往婿家。拜了姑嫜拜姊妹。不知誰是阿奴他。他字叶韻。摹繪小兒女情態。可謂逼真。

又一則云。詩有撒進一層。而其意愈深婉者。嘗見近人所作本事詩云。杏花春雨閉閑門。郎意蘭珊妾意溫。多少濃歡消受盡。於今一紙是郎恩。即此類也。若使庸手爲之。必甚怨其人薄倖。轉覺意味索然矣。

## 以君軒漫筆

湘帆

朱尙書調養

## 盧父小說百範

發售預約

此書集許先生新舊名著計百篇。數十萬言。先生於新舊文學各種小說無不兼長。此書所選每篇各別一體。不但作優美小說。且可爲初學小說之範本。現由六洲書局代爲編印。定價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預約期滿。出版定價大洋二元。預約只收大洋六角。預約者請向六洲書局或各埠分銷處接洽。總發行所交通路清華書局。

陳秋士明府言。尙書朱石君先生珪。自謂親授呂純陽祖師指授。能預畜嬰兒。出神入化。已得谷神不死術。然未親試。莫能知也。

第見其調神養氣。日夜煉身危坐。三十年未嘗貼床褥。自非漫然無得者。乾隆四十九年。公隨駕南巡。聖駕行帳。得朝暮追陪。公常居中而外。席地坐。日夜閉目。客有過訪者。身不爲起。任客娓娓談。不酬答。問發一二言。亦不甚與客周旋。時公官少詹。名位未尊顯。而中堂尙書。趾日相錯。一日。尙書數人。同蔡中堂新。談倦將行。公忽開目。曰。我典試提學。凡三至闕中。於閭閻最熟悉。俗尙契兄契弟。中堂年少時。亦知有此事乎。蔡公啞啞大笑曰。老夫年七十餘。日久忘之矣。其狂誕如此。而名公鉅卿。不以慢侮拒之。轉日益親昵之。當自有厭服於人心者也。嘗謂人曰。無事時盤膝靜坐。默數呼吸。送至丹田。可以却疾健飯。且發慧心。蓋氣調息運。則榮衛安和。志靈神凝。則靈明澄澈。真修鍊者入手妙訣也。

(未完)

## 懷軒漫聞

劍舒

羊城城隍廟來一詩丐。夫婦二人。錄其夫所作詩云。不工奔競不求親。學得吳簫或救貧。托鉢羞同庸俗輩。拯扶饑溺仗斯文。偶遇文人擲一錢。勝如腰纏復幾年。何妨寄跡卑田院。安置貧家別有天。聯云。詩興本無佳。既困貧寒。迫得頻頻求助去。丐中原有道。實存氣節。倘逢青眼免嗟來。又詩云。不感年華振舊難。形容憔悴鏡中看。於今悟透浮生幻。泡影榮枯總一般。境况蕭條百事空。四鄰弱女可憐蟲。今朝得拜仁人賜。一例斯文紀念同。引云。身羸多病。貧不聊生。致令妻子拋頭露面。托鉢行乞。自慚不能爲人。倘蒙垂憫。祇可施與。請勿詢其姓名。以存忠厚。並謂昔曾與先烈史堅如。爲同硯至交。先烈死國。已獨不得行其志。實因家庭專制所致。時昔文壇。虛名嘗負。儒冠誤我。潦倒終身。浮生若夢。於今信矣云云。款自署嶺南逸士。吁可憐哉。

## 青切詩話

古月

粵城有大商店。名廣東勸業場者。其建築費借諸日本台灣銀行。爲數五十萬元。即以該場作抵押品。開張後。場主人出厚獎徵詩鐘助慶。鐘題以勸業二字爲風頂格。有好事者。投一聯云。勸君莫借台灣債。業主須防日本權。主人大慚。聯不入選。後開榜。其首聯云。勸佛土泥無別相。業醫渡劫亦良方。

杜子美詠懷古跡。明妃冢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余以爲黃昏二字着邊際。緣此老太講聲律。黃昏朔漠。欲不差浮切也。或曰。惟黃昏則下聯月夜魂有根。余曰不然。非黃昏下句亦好。蓋魂歸宜於月夜。月夜二字。爲魂歸起見。非突也。杜老讀書萬卷。筆有神。乃拘於聲律。致不免湊搭處可議。何律體之難歟。

淮南子。蘭芝欲修。秋風敗之。曹子建朔風詩。繁華將茂。秋霜悴之。人知子建二語佳。而不知其婉脫淮南。然淮南亦本文子叢蘭欲發。秋風敗之。又按張平子思玄賦。冀一年之三季兮。適白露之爲霜。同一意。

## 杜甫石濤吏詩

(五) 文孫

杜甫石濤吏詩。前四句村人看三字。別裁謂真元塞古韵是也。王解改作老婦出門迎。不知看字乃倉卒驚顧。迎則從容款接矣。只改一字。神理全非。

杜甫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山水畫亞洪濤風。言圖中樹木。隨山勢漸低也。王解改山水爲山水。何也。

張說滄湖山寺詩。第二句盧谷迢遙野鳥聲。迢遙者遠也。王解改迢爲超。以爲超出塵外。如何可通。